

# 灰色人

〔韩〕崔仁勋◎著

张 纬◎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 灰色人

「韩」崔仁勋◎著  
张纬◎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灰色人 / (韩) 崔仁勋著; 张纬译. —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5680-0113-7

I. ①灰… II. ①崔…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7780 号

湖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7-2014-137 号

회색인 灰色人

copyright © 2008, Choi In-hoon (崔仁勋)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was published b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Co., Ltd. in 2014 through Imprima Korea Agency & Qiantaiyang Cultural Development (Beijing) Co., Ltd.

灰色人

[韩] 崔仁勋 著 张 纬 译

策划编辑: 罗雅琴

责任编辑: 高越华

封面设计: 观岚·伊宁

责任校对: 九万里文字工作室

责任监印: 朱 霞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武汉喻家山 邮编: 430074 电话: (027) 81321915

录 排: 北京楠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 1
穿过爆炸声中红枫之间的黑树丛，我的爱人走了	/ 22
剿灭逆敌，擒拿逆贼	/ 42
享受青春，还是为国献身？此事两难全	/ 62
只有天知我知，为何放弃为恶？——《生活的发现》	/ 83
即便那是年老的父亲，不胜朦胧的睡意垫高草枕的地方	/ 102
守着麦田过一世	/ 125
风雪夜清谈，国破村翁在	/ 144
生活，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横得下心	
——虽然能横下心就挺了不起的	/ 163
我闲故我在	/ 183
不要为精神史而烦恼，你的头脑承受不了	/ 201
哦哦，田园啊，户房啊！	/ 220
V，德拉库拉伯爵的谱系	/ 240
走向麦田……	/ 260

##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1958年一个雨中的秋日傍晚，独孤俊的朋友金鹤提着一瓶真露烧酒和两张干鱿鱼到俊寄宿的房子访友。

金鹤已经有些醉意了。他走进昏暗的巷子，一边想着这家伙怎么找了这么个古怪的地方住，一边头脑里不觉浮现出朋友清澈然而对任何事都不动声色的忧郁的眼神。

主人在家，露出颇为欢迎的神色，不大像他平常的样子，大约也正觉得无聊。

“你来得正好。”

“真的吗？”

“你这人真是多疑，劝你活得简单一点，我既然说好，当然就是好了。”

“哎哟，你什么时候这么通达了。”

两人大笑起来。

俊拿出主人的姿态，连声说有劳有劳，铺上一张报纸，把鹤带来的东西摆起来，权作酒席。

“来，我帮你斟一杯。”

鹤递上酒杯，准备接俊斟的酒，却又忙忙地把手收回来，仔细地研究起酒杯来。

“怎么了？”

俊说。

“这是什么？有东西沾在上面……”

俊探过脖子来看了看，说：

“哦，没什么，这是我的刷牙杯，多半是牙膏。”

“你这人怎么这样。”

鹤拿纸用力擦了擦杯子的边缘。

“好像你多干净似的！你自己明明就是一团细菌和妄想的合体。”

“少来那么多话，脏的就是脏的。”

两人又大笑起来。

“啊，对了……”

鹤从带来的纸袋里抽出一本薄册子递给俊。

“你的文章登在这一期。也不知有没有错别字……”

他一边在俊的杯子里斟酒，一边说道。

“我们同人都赞美你写得好呢。你真不打算加入我们吗？”

鹤是指他就读的政治系同学合办的同人学术杂志《被束缚的一代》。俊应鹤之约为杂志撰写的所谓“特约投稿”登在了这一期上。俊把杯中剩下的酒一饮而尽之后，翻开目录，他的文章刊在最后。

——要是咱们国家有个殖民地就太好了。首先，那么多的大学毕业生大可送到殖民地去当官儿，年轻的一代就不会这么浮躁不安，社会气氛自然随之缓和下来。

原本在内部争吵不休的人，到了外面以后，竞争意识也会削弱许多，他们会把注意力放在考察当地的文化古迹上，培养优雅的业

余爱好。无论朝野争执多么激烈的国会，一旦涉及殖民统治的问题，都立刻同声共气，率先垂范，表明民族始终是利害关系之共同体。说一千道一万，没有什么事比和有夫之妇私通更加愉快，也没什么事能比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更加甜蜜。如此一来，政治斗争有了喘息的空间，也就是说，有了闲来无聊就可以踢上一脚的狗肚子。假如首都首尔发生大型火灾，整个城市变成人间地狱、民心扰攘的时候，政府就可以放出“马蜂党”、“骷髅团”等极右激进团体，他们自会去传播“火灾乃某国人有计划、有组织之阴谋”之类的流言蜚语。某国人不用说是指我们的殖民地人民。怒火中烧的国人将人手一件武器，为帮助当局维持治安蜂拥而去。由此证明，老话总是对的：“火烧旺运”。工人阶级自然不会对所谓国际啦、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啦之类的言辞发生兴趣，他们更愿意举行稳健的罢工，要求政府阻止廉价的殖民地劳动大军涌入国内。经济情况不会很糟。我们可以利用当地农民的无知和法制的不完备，掠夺大量土地，将本国（我们，也就是韩国）农民迁移过去。在握有殖民地大权的情况下，只要稍有经营手腕，总能收获相当的利润。饱暖之余，自会有风流人士成立诸如动物保护组织之类的团体，拿他们在狗肉汤店门口静坐示威的照片装饰报纸版面。再发生个把交通警察动了市民一根寒毛之类的事件，就更有一场热闹可看了。大学里将刮起国学研究之风，多半证明得出来，许均原来是乔纳森·斯威夫特的老前辈，还是托马斯·莫尔的老师；李退溪的思想如何如何超越了现代核物理学原理。假设我们的殖民地叫做纳帕佑 NAPAJ，我们也可以豪迈地说：“宁可失去纳帕佑，也不可失去郑松江<sup>①</sup>”。为了防止殖民地找到自己的灵魂，团结一致，我们可以扔给当地旧统治阶层一块肉骨头，

---

<sup>①</sup> 郑松江，即郑澈（1536~1593），朝鲜政治家、文臣、诗人。号松江。此处是仿照丘吉尔“宁可失去印度，也不能失去莎士比亚”之语所做的调侃之词。

请他们做看家狗，挑动地域之间的纷争，提倡族谱、八字之类，煽风点火，引得他们彼此之间明争暗斗。同时，当然也还要再做些文治的功夫，以防威势凌人过度，引发意外事件。我们可以巧妙地转移激进青年们的使命感，让他们通过农村启蒙运动净化自我；设立韩国佛教曹溪宗的分院，宣扬人生无常、诸法皆空之理，实行“蒹葭政策”；沸沸扬扬地宣传高丽青瓷，告诉民众，一个拥有如此艺术的国家之所以成为统治者，是历史至公的酬报。因为久处太平盛世，而无可作为的愤怒青年将以他们聪明可喜的牢骚话把文学界变得更加愉快和令人瞩目。说到文学，有教养的读者越来越多，廉价版图书铺天盖地，古典文学的普及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在如此肥沃的土壤之上，豁达精美的散文作为国民史和人类史的一部分，得以躬逢其盛，恣意绽放。韩国语的历史将被挖掘到淋漓尽致，规模庞大的国语辞典层出不穷，韩国文学家可以诙谐地形容“韩国文学的精神首先是优雅，其次是优雅，第三还是优雅。”音乐发达到，啊，无以形容，到时候人们会把维也纳称作是奥地利的首尔。国乐，似已灭绝，忽又重生，成百上千的优美旋律，令人魂为之夺，手而舞之，足而蹈之，让全世界音乐爱好者如醉如狂。

想到这儿，我忍不住一声长叹。那个曾经对外帝国主义、对内民主主义的自由奔放的幸福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讲究的是国际互助，鼓吹的是落后地区的发展，俯仰天地之间，哪里有供我们为民主主义施肥的殖民地。可是，没有殖民地的民主主义可是极大的冒险啊。

我感到非常苦闷，于是去找我一向尊敬的女友，如此这般地把前因后果说了一番，请问她是否有绝妙好策。

她先是我的爱国心称颂了一番，然后说，

“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殖民地的替代品。”

“替代品？”

“是啊。现在这个时代怎么可能有殖民地？所以不能再指望这



个，我们应该去寻找具有同等效果的其他事物。”

“可以任意掠夺、践踏、赠予，而不觉得可惜的东西，哎，你说，哪里有这回事呢？”

“有啊。”

“是什么？”

“爱和时间。”

我为之愕然，足有十多分钟茫然若失，才用蚊子一样的声音回她说道：

“女人啊，你的言辞即是美丽！”

然后像只疯狗一样亲吻她。

“写得很好嘛！”

作者本人俊这样说着，把杂志放到书桌上。

“嗯，我承认。所以我想问你，刚才我提的那事儿你觉得怎么样？”

“什么？”

“加入我们同人社呀。”

“政治学徒和立志做小说家的人做什么同人呢，这不是太可笑了吗？”

“这话说得狭隘，竟不像你的为人了。当然，我们当初结社的意图确实是希望政治系的同学可以在一起彼此学习，也不过是为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聚在一起，从精神上给彼此支持。我们几个同人读了你的文章以后，都问你念什么系，我跟他们讲你是国文系的，他们都说，‘父母犹在世’的后裔里，你是很不错的了。他们认为你有政治感。”

“‘父母犹在世’又是怎么回事？”

“不是有人写了那个什么时调，劝人要趁父母犹在世时及时尽孝嘛。”

“然后呢？”

“我们之间说起来，就觉得，那算什么艺术啊。时调之类的不都那么个腔调嘛。完全遵照原来的秩序，没有任何空间的转移，按字数释义，算什么艺术了？”

“不是没有这个问题，不过国文学并不是只有时调，而且国文学本来就是散文比韵文好。”

“我们不是专家，哪里知道那么多。我们有的不过是准备高考时掌握的一点古文知识，再加上大一选修课上听来的只言片语，也许批评起来有些过分，可是不管怎样，据我们所知道的，最近的文学也实在可笑得紧。完全看不出是哪个国家、哪个时代，根本没有时空坐标。韩国人的精神世界好像没有罗盘和时钟的船，这一刻和那一刻，没有任何不同。偶尔读一本小说，也不会产生任何共鸣。当然也是因为我在文学上没有什么修养，但是最近出来的新诗之流，我是早就觉得受不了了。那说的是什么啊。像我们，在韩国也算是高级读者了吧？虽然据说艺术的世界是越来越艰深了，可是艰深的部分应该交给艺术家负责，最后表达出来的东西，至少应该有一张‘最大公约数’的面孔吧？如果不然，难道所谓现代艺术，竟然已经发展到了这个程度，除非是对文学史和作家有相当研究的专业人士，否则只看作品就没有办法彼此理解和沟通吗？如果是这样，艺术不就是在制造封闭的社会吗？我并不是说作家都要写流行歌曲，我的意思是说，至少对于处在同一历史时间和空间的当代人而言，文学作品不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令人感动的吗？我不知道文学史上是如何评价的，但我觉得李光洙<sup>①</sup>要比金东仁<sup>②</sup>好。在金东仁身上，你找

---

① 李光洙（1892~?），韩国小说家。1917年正式进入文坛，1919年曾到中国上海参与韩国临时政府，因在日本殖民统治末期曾有不少亲日行为，而广受诟病。朝鲜战争时期，被劫持至朝鲜。主要作品有《无情》、《开拓者》、《泥土》、《有情》等。

② 金东仁（1900~1951），韩国小说家。1919年创办韩国最早的纯文艺同人杂志《创造》，以其写实主义的手法和文体的革新而受到瞩目。作品有短篇小说《弱者的悲伤》、《土豆》等，长篇有《云岫宫之春》等。

不到任何历史感，他写过历史小说就是一个证据。他所能掌控的似乎就只有历史故事和已经成为化石的历史。他的现代小说里从来不标明日期。他那些人物，可以是朝鲜时代的，也可以是日本殖民统治时代的，甚至可以是今天的，难道不是吗？他的小说不是历史的碑铭，而是自然的旋律，像风和水之类的。他有一个短篇叫《脚趾头像爸爸》吧，对，脚趾头像爸爸，那又怎么了？祖国的大好江山已经越来越像日本的了，脚趾头像爸爸还算是个新鲜大事儿吗？这难道不是历史与自然颠倒，人和种猪混淆吗？金东仁大概觉得日本的侵略和流行感冒差不多。和他相比，李光洙就要优秀得多。不说其他作品，一部《泥土》就足以证明他是韩国最伟大的作家。他不是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一个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最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吗？他在萨尔滩所进行的工作是否成功并不重要，作者描绘的是当时生活在国内的一个浪漫的人的梦想。他是有慧眼的，看得清时代的大潮流。要写就该写这样的小说。如果‘许崇’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会做些什么？我希望有人来写这样的作品。因为你也承认这些东西值得写，所以我才想邀你加入我们。你不愿意吗？”

先就已经喝了不少的鹤似乎醉得不轻。俊嚼着鱿鱼干，等鹤的话音一落，就鼓起掌来。

“你应该转行去搞文学评论。你可以得到卢卡契的推荐。”

“卢卡契？”

“嗯，一个匈牙利人，怎么说呢，可以说他是一个浪漫的马克思主义者吧。啊，我要醉了……”

“我不是开玩笑。别再推让了，来吧，给我个面子如何？”

“我同意加入，你就很有面子了吗？”

“当然。因为我答应大家来劝你。”

“我加入你们做什么呢！”

“真是的，我要说多少次你才明白……刚才我不是已经说了吗？”

关于我们的宗旨……”

“不，我没忘记你所说的，我的意思是说，做这些有什么意义？毫无意义。而且大家互相又都不认识，突然凑在一起，也不知道合不合得来。”

“他们人都很好的。”

“那是自然。我担心的不是这个。你觉得是好人，别人不见得也能产生好感，而且我现在不能相信任何组织。”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组织也许有大小之分，但人总之还是只能通过组织行动。我跟你讲，世事难料，也许有一天我们这一群人可以组阁呢。到时候不见得我们就不能给你安排一个文教部长的位子坐。”

“到底是政治系的学生，说服人的方式都这么现实。”

“你到底还是要拒绝吗？”

“你我还是可以一起喝酒，这不就得了吗？我倒想劝你别学什么政治，不如来搞文学评论。”

“哈哈。这下轮到你说服我了。怎么，我的意见也还值得一听吗？”

“你说的确实有一定道理。不过我觉得你所提到的韩国文学的问题，其实反映的是韩国社会大环境的部分形态。韩国文学里没有神话，就像韩国的政治一样。也就是说，‘维纳斯’这个词汇里所包含的丰富的内涵和外延，西方的诗人和读者之间可以彼此授受，在我们这里就不行。西方璀璨夺目的诗语和熟语，在我们大众中间却沦落成为妓女的代名词，这样的例子我可以举出好多。比如，‘尼克莱的钟声’、‘圣母玛利亚’、‘悲情玫瑰’、‘骆驼和海市蜃楼’、‘阿拉伯’等。这些词汇在他们那里是有强烈的引燃力的，因为这些词汇的背后是有历史的。‘尼克莱的钟声’这个词语里不就内涵着希腊正教的历史、拜占庭帝国和俄罗斯教会以及东罗马帝国的兴亡吗？‘圣

母玛利亚’，不用说了吧？《圣经》和天主教中世纪骑士的朝圣以及数亿人手画的十字不都在说明这个固有名词的含义吗？“悲情玫瑰”？不谈玫瑰而讲西方文学，就像不提月亮而讲李白一样。‘沙漠’、‘骆驼’、‘阿拉伯’也都是一样的，如果不了解欧洲冒险和贸易的历史，是无法理解这些形象的，那是糅合了阿拉伯之夜和阿拉伯的劳伦斯而成的奇妙混合物。脱离了人情风土的神话只是哲学，不再是神话了。神话，是人情和风土、时间和空间所创造的灵魂的性感区。碰触它，会让我们哭、笑、情思欲动。如果没有这样的性感区，爱抚就成了不自然的调戏和失礼、变态；而读者则在性冷淡的懒睡中无法醒来。韩国的现代诗和她的读者好像一对笨拙的夫妻。可是虽然如此，我们却没有能回得去的传统。不，有倒是有的，可是那个传统又往往是我们无法脱身的陷阱。因为前人在唧唧啾啾的小调和放纵的感伤中轻飞慢舞的美学只会夺走我们这些可怜的开化子孙本来就不十分健全的灵魂，吸髓食肝，直到最后把我们洋式的发型也搓弄起来结作发髻才罢。对于我们，西方像妓女，而祖先则像在寻找替身的水鬼。倒不是说鬼有什么不好，但是塞壬和瓦尔普吉斯女巫的子孙已在炮轰月球，而孙悟空的后裔却没能做到，这不就是问题所在吗？飞毯和塞壬的笛声还是活生生的，可是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在哪里？他们的过去和现在是联系在一起的，而我们的却是断绝的。前卫和保守这些词语在我们这里是有双重涵义的。对于我们而言，所谓的前卫仍然是西方的，而实际上其对象则有着保守的西方和东方这样两张面孔。他们是在和牢固地安置于砖石之上的风车搏斗，而我们则在和空中倒悬的虚幻的鬼怪厮杀。我们也做不成堂吉诃德。他们写诗是为了打破旧神话，创造新的神话；而我们，没有供我们打破的旧神话。西方的神话可以由西方的诗人来打破，而东方的神话早已成了废墟，欲破之而无从下手。我们是失败的族群。情况非常明显。我们做了几百年或是几十年的殖民地百姓。东方是

作为白人的奴隶而被拖进世界史的，我们并不是同等的竞技者，这个事实可以说明一切。毕加索认为必然的事，对我们就可能不是必然的，原因不正在于此吗？想想看，把 airplane 叫做飞行器又有什么不同？只有在我们能够亲手制造飞机、我们的身体对飞机的颤动更加熟悉的情况下，飞机才能真正为我们所有。问题不在语言的领域，而在历史的空间里。就语言来讲，我们的语言也不落后。从前我们以为语言意味着存在，语言本身就是目的。但西方人却认为语言不过是符号，是工作所需的刻度、收获的记录。书法这种艺术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差异。当语言不再仅仅是符号，而升格成为一种存在的时候，我们却迷失了自己的存在。所以最为丰富的语言——汉字成了最贫困的语言，而最朴素的表音文字反而获得了丰满的历史肉身。神话的缺席，其实就意味着历史的缺席。语言是非生产性的，只有历史——行动才是生产性的，语言不过是在记录其产量而已。Elizabethan Age（伊丽莎白时代）这个词语所包含的微妙含义并不是机械地组合音节的结果，而是具体的文化史符号，这个符号即使不是 Elizabeth 也还是一样，比如说也可以是 Bulldog，只要时代是同一个时代，就意味着我们从 Bulldog Age 这个词语当中还是可以得到与 Elizabethan Age 完全相同的心象，不是吗？富家女即使名叫‘村丫儿’，人们从中看到的也只是温暖的幽默和奢侈的打趣而已。可是如果已经做了沈瞎子<sup>①</sup>的女儿，就算取名叫做善花公主<sup>②</sup>，也还是不行。所以说，去求助街上的算命先生给取名字是没有意义的。我这样讲，你大概会觉得我忽略了诗的创作功能和预言功能，但是创造和预言，只要是关于人类的，总不过是指命运的冒险，而所谓命运的冒险，

---

① 沈瞎子：指韩国著名的民间故事《沈清传》（孝女沈清为帮助失明的父亲重见光明而投水的故事）中的沈清之父。

② 善花公主：新罗真平王的三公主，因一曲《薯童谣》结识薯童，后赴百济，成为武王的夫人。

说到底还不是对历史的‘反击形式’吗？我们牵强的地方在于，没有通过我们的‘现在’，就直接跨跃到了不相干的巴黎或者萨拉伯尔。巴黎和萨拉伯尔，对于我们都是异邦，至今为止，我们一直都在误解。这样的现象又岂止限于文学？难道这不就是韩国的现状吗？换句话说，单只追究文学本身的责任未免太严苛了。”

鹤从唇边拿开酒杯，侧耳倾听。雨水沙拉拉沙拉拉地从屋檐掉落下来，像狗舌头在盘子里舔粥的声音，又像在告诉人们，夜已经很深了。

鹤仿佛忽然想到似地问道：

“既然如此，我们不是应该行动起来吗？”

“正因为如此，我才不想行动。”

“这不合逻辑啊。”

“世界上根本没有阿拉丁的神灯，我们不能指望眼前惊现宫殿。”

“那该怎么办？”

“爱和时间啊。”

“这是怯懦的逃避。”

“勇敢的失败还不是一样。”

“人在失败中成长。”

“别说这些不负责任的话。就算你自己蒙受的损失可以忽略不计，可是给别人造成的损害，你拿什么补偿？”

“你这等于是让大家坐以待毙。”

“比喻太极端就容易犯错误。我的意思是说，以韩国现在的环境，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比个人是否有勇气要复杂得多。”

对话又中断了。这一次两人都久久没有说话。鹤双手捧住脸，缓缓地说：

“这么讲也还是谎言。世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谓可能发生革命的时代，所以革命才会发生，这种悖论的逻辑只有人类的意志能够打破。

对于犹豫不决、不敢发动这种意志的行为，我只能称之为怯懦。”

“也许是这样。”

俊的语气里带着点儿怒气。鹤看了朋友好久，撑着地板站起来，脚步有些虚浮。干嘛？俊用眼神问他。

“我得走了。”

“外面下雨呢。在这儿住一晚上吧。”

“不，我今天一定得回去。”

“是吗？”

俊没再挽留，跟着朋友走出房间。雨并不像在房间里听到雨水滴落的声音时想象的那么大，只比雾更加湿重些，但是是非常清寒的秋雨。

“真要走啊？”

俊一边张开手做接雨状，一边又问了一遍，但鹤只是一直朝大门走去。跨出大门之前，鹤低声说：

“也许你说的是对的。”

他似乎一直都在这样想着，所以话说出来并不让人觉得突兀，却让俊心中一震。

“路上小心。”

俊只是说。

他回到房间仰面躺下，蓦然觉得非常寂寞。两人一瓶烧酒，以他的酒量，也就差不多了，他却还没有醉意。酒这东西，要看是和谁共饮，有时醉人，有时却不，俊现在就是这样。

他把空瓶子和鱿鱼碎片包在报纸里，拿到檐下的围廊上，大致收拾了一下房间，铺上被褥，躺了下来。积水流下的声音越来越粗重。

唰啦！唰啦！唰啦！静静地侧耳倾听，可以听到唰啦唰啦声之间有规律地夹杂着雨水跌落到檐下接水的洋铁盆时发出的嗵嗵的



声音。唰啦，唰啦，唰啦，唰，唰啦，唰啦，唰啦，唰。循环往复、绵而不绝的声音缓缓地、缓缓地将他的心送到了辽远的，非常辽远的记忆的原野。朝鲜的故乡。一个港口城市边上的小村庄。远处看得到冶炼厂的烟囱，往左看过去，下面是 Y 湾的海岸线像蕾丝的织边一样围绕着伸入陆地。种果园的那一户就是他家。柔和曲折的海岸线围成一道风景，中间是那个仿佛尺规画就一样笔直地高耸入云的白烟囱。对一个初二的孩子，夏日里白灿灿的烟囱是多么令人惊奇又多么甜美地神秘啊。在夏日正午，它像一道耀眼的光柱直冲入云朵缓缓飘荡的天空，它不是烟囱，而是一个巨大的长丞图腾柱<sup>①</sup>，而它末端永不停息地喷吐的灰烟，俊觉得那是长丞的头发。虽然哥哥每次看到都要数落他，不过他每次放学回家，还是会爬到果园尽头的一棵老苹果树上，凝望烟囱和大海。夏天，那道灰烟总是被海风吹向陆地。仿佛大海不只是送来风，还一起送来了味道和色彩。苹果花在那海水的味道里开放，俊的少年时代在那海水的色彩里成熟。儿时家境并不像他的梦幻一样幸福。土改之后，大部分果园和稻田都划归给了别人，家里赖以糊口的只剩下一个小果园和几亩水田，十分艰难地维持着六口之家的生计。兄嫂是一家之主，一个两岁的侄子，守活寡的姐姐，母亲，还有俊。他们是相当奇特的一家人。即使吃饭的时候，大家也不怎么讲话。母亲和姐姐与其说是母女，不如说是同病相怜的一对寡妇。她们的丈夫都在解放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土改那年逃亡到了南部。父亲的南逃是很自然的事。他曾在父母的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回国以后一直守着乡下的果园度日，是典型的封建地主。父亲刚毕业回国时，曾因为站在佃农的一边和爷爷起过一阵子摩擦，可惜这类小小的叛逆故事对他并没有任

---

<sup>①</sup> 长丞，旧时韩国的界标、路标、村庄的守护神，一般立在路口或者村庄附近。男性长丞身上多刻有“天上大将军”字样，女性长丞身上则刻“地上女将军”。